



莫里茲
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莫里茲
短篇小說集

何家槐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莫里茲短篇小說集

譯者 何 家 槐 等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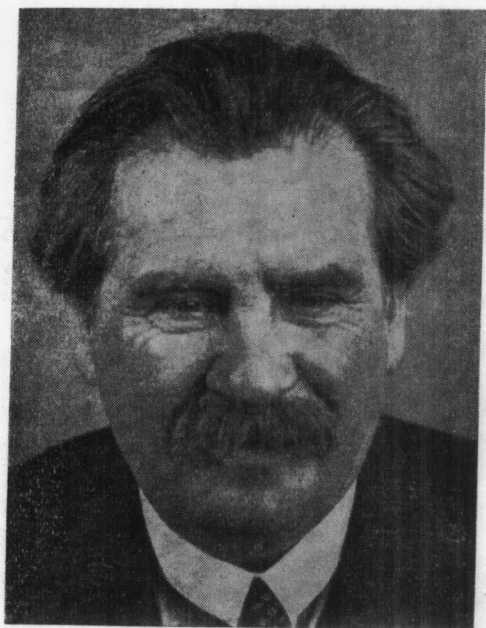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5) 字數154000 印刷00001—17300

33.5''×45.5'' 1/32 印張6 $\frac{3}{4}$ 定價0.75元



作 者 像

目次

七個銅板·····	一
一頓吃飽·····	八
宰猪大宴·····	三六
悲劇·····	四五
羊槽·····	五三
野蠻人·····	六〇
在綠草原上講故事·····	八三
窮人·····	一七
二月在院子裏，夏天在那兒呢？·····	一五
午餐·····	一九
猪倌最髒的汗衫·····	二〇
譯後記·····	二一

七個銅板

窮人也可以笑，這本來是神明註定的。

茅屋裏不但可以聽到嗚咽和嚎哭，也可以聽到由衷的笑聲。甚至可以說，窮人在想哭的時候也是常常笑的。

我很熟悉那個世界。我父親所屬的蘇斯家族的那一代經歷過最悲慘的貧困。那時，我父親在一家機器廠做零工。他不誇耀那個時代，別人也不。可是那時候的情景是真實的。

在我今後的生活，我再也不會像在童年的短短的歲月中笑得那樣厲害了，這也是真實的。沒有了我那笑得那末甜蜜，終於笑得流眼淚，笑到咳嗽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紅臉盤兒的、快活的母親，我怎麼會笑呢。

有一次，我們倆花了整整一個下午來找七個銅板，就是她，也從來不會像那一次笑得那麼厲害。我們找尋那七個銅板，而且終於找到了。三個在縫衣機的抽屜裏，一個在衣櫥裏……另外幾個費了更大的勁才找出來。

頭三個銅板是我母親一個人找到的。她希望在縫衣機抽屜裏再找到幾個，因為她時常給人家做點針縫活，賺來的錢總是放在那裏面。在我看來，那個縫衣機抽屜是個無窮無盡的寶藏，只要伸手

就能拿到錢。

因此，我非常奇怪地看着我母親在抽屜裏邊搜尋，在針、綫、頂針、剪子、扣子、碎布條等等中間摸索，又突然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

「它們都躲起來啦！」

「誰呀？」

「小銅板哪，」我母親笑着說。她把抽屜拉了出來。

「來，我的小乖乖，不管怎麼樣，我們得把這些小壞蛋找出來。呵，這些淘氣的，淘氣的小銅板！」

她蹲在地板上，把抽屜放下來，直像是怕它們會飛掉。她又像人家用帽子撲蝴蝶似的突然把抽屜翻了個身。

看她那個樣子，叫你不能不笑。

「它們就在這兒啦，在裏頭啦，」她咯咯地笑着說，不慌不忙地把抽屜搬起來，「假如只剩一個的話，那就應該在這兒。」

我蹲在地板上，注視着有沒有晶亮的小銅板悄悄地爬出來。可是，那兒沒有一樣東西蠕動。事實上，我們也並不真的相信裏面會有什麼東西。

我們彼此望望，覺得這種兒戲可笑。

我碰了碰那個翻了身的抽屜。

「噓！」我母親警告我說，「當心，會逃走的啊。你不曉得銅板是個多麼靈活的動物，它會很快地跑掉，它差不多是滾着跑的。它滾得可快哪……」

我們笑得前仰後合。我們從經驗中知道一個銅板多麼容易滾走。

當我們平靜下來的時候，我又伸出手去翻轉抽屜。

「哦！」我母親又叫起來。我吓得連忙把手縮回來，好像碰到一隻火辣辣的爐子。

「當心，你這個小敗家精！幹麼急着把它放走呀！只有它藏在下面的時候，它才是屬於我們的呢。讓它在那兒多呆一會兒吧！你瞧，我要洗衣服，得用肥皂，可是肥皂起碼要花七個銅板才能買到，少一個就不行。我已經有三個了。還差四個。它們都在這小屋子裏，它們逗留在這兒，但是它們不喜歡人去驚動。假如它們生了氣，它們就一去不回了。當心，錢是很敏感的，你得很巧妙地對付它，要畢恭畢敬地。它像少婦一樣容易氣惱。你不是會唱迷人的曲兒嗎？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從它的蝸牛殼裏逗出來呢。」

天曉得我們在這嘮叨不休的談話中間笑得多起勁。不過那的確是非常好笑的。

銅板叔叔快出來，

你的房子着火啦！……

我一面說，一面就把它的房子翻過來。

下面是各種各樣的破爛兒，就是沒有錢。

我母親噘着嘴在亂翻，但是毫無結果。

『多可惜呀，』她說道，『我們沒有桌子。假如把它倒在桌面上，我們就可以做得更隆重了，並且我們一定會從下面找到一些什麼的。』

我把那堆破爛兒抓在一起，放回抽屜裏。這時我母親正在尋思。她絞盡腦汁想她是不是曾經把錢放在別的什麼地方，但是她什麼也想不出來。

不過，我的心裏倒動了一個念頭。

『親愛的媽媽，我知道一個地方有一個銅板。』

『在那兒，我的孩子？我們快把它找出來吧，別讓它像雪一般融掉。』

『玻璃櫥裏，在那個抽屜裏。』

『哦，你這倒霉孩子，虧了你早先沒有說出來！不然，這時一定不在那裏了。』

我們站起來，走到早已沒有玻璃的玻璃櫥前，還好，我們在它的抽屜裏找到了那個銅板，我知道它一定是在那裏的。這三天來，我一直準備把它偷走，就是不敢。假如我敢偷的話，我一定拿它買了糖啦。

『得，我們已經有四個銅板了。打起精神來吧，我的小寶貝，我們已經找到一大半了，再有三個就够了。我們既然花了一個鐘頭找到了這一個，到下午喝茶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找到那三個了。儘管那樣，在天黑以前我還可以洗不少衣服呢。快點兒吧，也許其餘的抽屜裏都有一個銅板呢。』

每個抽屜裏要都有一個可好了！那就真的了不起！這個老櫥櫃在它年輕的時候曾經收藏過很多東西。但是，在我們家裏，這個可憐的傢伙卻不會放過很多東西；難怪它變得那末破爛，生了蟲，

到處是窟窿了。

我母親對每一個抽屜都嘮叨一番。

這一個抽屜豪華過一陣！那一個從來沒有過東西！這一個呢，永遠是靠借債度日的！唉，你這缺德的可憐的叫化子，你連一個銅板也沒有麼？這一個不會有什麼東西了，因為它在守護我們的窮神。假如現在不給我一點東西，你就永遠別想有一點東西了，這是我唯一的一次向你要東西！『瞧，這一個最多，』她笑着叫道，拉出那個連底也沒有了的最下一層的抽屜。

她把它套在我的頸子上，於是我們坐在地板上，放聲大笑。

『別笑了，』她突然說道，『我們馬上就有錢了。我就要從你爸爸的衣服裏找出一些來。』

牆上有些釘子，上面掛着衣服。你說怪不怪，我母親把手伸進頭一個口袋，就馬上摸到了一個銅板。

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瞧，』她叫道，『我們找着了！我們已經有多少啦？簡直數不過來了！一，——二，——三，——四，——五——五個！再有兩個就夠了。兩個銅板算什麼？算不了什麼。既然有了五個，另外兩個沒有疑問就要出現的。』

她非常熱心地搜尋那些衣袋，可是，天哪，什麼結果也沒有。她一個也找不出來了。就連最有趣的笑話也沒法把另外兩個銅板逗出來了。

由於興奮和辛苦，我母親的兩頰已經泛起兩朵紅暈。再不能讓她幹下去了，因為這樣會叫她馬

上害病的。這當然是一件例外的工作，誰也不能禁止誰找錢哪。

下午喝茶的時候到來了，又過去了。夜不久就要來臨。我父親明天需要一件襯衫，可是我們無法洗。單是井水是洗不掉油污的。

這時，我母親拍了拍前額。

「哦，我有多麼傻！我就不會看看我自己的衣袋！既然想起來了，我就去看看吧。」

她去看了一下，你相信麼，她真在那裏找着了一個銅板。第六個。

我們都興奮起來，現在只缺一個了。

「把你的衣袋也給我看，說不定那兒也有一個！」

我的衣袋！我可以給她看的，裏邊什麼也沒有。

到了晚上，我們有了六個銅板，可是我們直好像一個也沒有。那個猶太人不肯放賬，鄰居們又像我們一樣窮，也不作興去向人家討一個銅板啊！

除了打心坎上笑我們自己的不幸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這時，一個叫化子走了進來。他用歌唱的調子發出一陣悠長的哀嘆。

我母親笑得幾乎昏過去了。

「算了吧，我的好人，」她說道，「我在這兒糟蹋了整整一個下午，因為需要一個銅板。少了它就買不到半磅肥皂。」

那個叫化子，一個臉色溫和的老頭兒，瞪着眼睛看着她。

「一個銅板？」他問道。

「是的。」

「我可以給你一個。」

「這還了得，接受一個叫化子的布施！」

「不要緊，我的姑娘。我不會短少這一個銅板的。我短少的是一鏟子土，有了這，就萬事大吉了。」

他把一個銅板放在我的手裏，然後滿懷着感恩的心情蹣跚地走開去了。

「好吧，感謝上帝，」我母親說道，「再沒有……」

她停了一會兒，然後大大發出一陣笑聲。

「錢來得正是時候！今天再也洗不成衣服了。天黑了，我連燈油也沒有！」

她笑得透不過氣來。這是一種可怕的、致命的窒息。她彎着腰把臉埋在手掌裏，我去扶她的時候，一種熱呼呼的東西流過我的手。

那是血，是我母親的血，是她寶貴的、聖潔的血。我的母親呀，就連窮人中間也很少有人像她那樣會笑的。

一頓吃飽

一

匈牙利大平原在侏羅紀時代像一片海。如今，在這個饑荒的年代，它又像一片海了。

一片連綿不斷的平原在天空下伸展着，沒有山丘，也沒有崗陵，像風平浪靜的日子裏的海一樣平靜，如果海真能這樣地麻木不仁的話。麥田是那麼整齊，就像上帝的園丁已經量好每一根嫩莖的高度似的，竟使它的表面那樣地一平如鏡。

天空籠罩着一切，像一面玻璃罩子，頑皮的小天使們在那上面拋擲雲彩，有白有藍的奇異的色彩。

人們會以為伯爵的土地正好處在世界的中心，因為環視四周，從各方面所能看到的只是天空和麥浪。

年輕的伯爵也以爲自己是處在宇宙的中央，因為當他騎着他的那匹阿拉伯馬走過時，農民們都向他致敬，把他當成一個年輕的上帝。

他走近一片二千多畝的甜蘿蔔田了。一望無際地盡是甜蘿蔔。甜蘿蔔正在成長，那些小植物筆

直而整齊地挺立在那裏，彷彿體操班裏的年輕女學生，像一根一根箭似地排成了行列。

他從馬上可以看得很遠，地平綫上沒有一棵樹木。他坐在馬鞍上時，顯得高聳在這個微小的植物世界上了。他在尋找一隊工人，這隊工人，他昨天和前天，以至這個禮拜裏的每一天，都來看過了。現在正是星期五的正午。

每一隊有七十人。這七十人手裏都拿着鋤頭，彎着腰小心地在鋤草，在每一棵植物四周做着漏斗形的小堤。

伯爵終於瞅見了他要尋找的那一羣人了，於是他便騎着馬奔去。

他奔到他們那兒時正好是十二點。工頭一做手勢，工人們都挺起腰來，放下了他們鋤草的工作。這時正是吃午飯的時間，他們都向田地的那一頭走去，婦女和孩子們正在那兒等着他們。他們用罐子盛了午飯，從村子裏送來了。他們都是同時來到的，正當遠處教堂鐘樓的鐘開始敲響的時候。

年輕的伯爵跳下馬，把韁繩拋在一個青年的手裏，然後向工頭走去，他問道：

『你們這塊田幾時可以完工？』

伯爵三十歲，一個花花公子。工頭是一個六十五歲的有脾氣的老頭兒。伯爵望去乖巧而又自在，老頭兒歪着脖子，愁眉苦臉的。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說：

『我求您別生氣，老爺……土地是挺硬的，好久沒有下雨啦，因為有草，我們快不了。要是我們整夜幹，也得到禮拜六天黑才能完工。』

這對伯爵反正一樣。他不過要爲他來到田野上找個藉口罷了。於是他點點頭，說：

「那麼，就整夜鋤草吧。」

工頭搔搔腦袋，回答說：

「隨便出多少錢也沒人肯這麼幹的，老爺。」

伯爵大笑起來，他向四下裏望來望去，於是發見了他到這兒來的根源了。一個高高的、身材苗條、長得很漂亮的年輕女人正在把飯罐遞給她的丈夫。

二

少婦也瞅了年輕的伯爵一眼，然後面孔泛起微微的紅暈來，她漫不在意地傾側着她的身體，裝着沒看見他的樣子。她把臉轉向已經坐在地上的她的男人那邊去，對他說：

「吃吧。」

「你弄什麼來啦？」

「除了像昨天那種湯，我還能弄什麼來呢。」

男人知道得很清楚，家裏什麼也沒有了。小竈間裏是空的。他悶悶不樂地端起罐子，把它放在兩膝中間。然後打開罐蓋，往裏面瞧。

實在，裏面只有褐色的湯。湯面上漂起一點冰冷的油花，當他把洋鐵匙浸到裏面時，油花就沾在匙子上面了。

他一聲也不響。有什麼可說的呢。經過了一個由於旱災而差不多沒有什麼東西吃的非常艱苦的

冬季後，許多村子裏都鬧着饑荒。他們不但不可能有點剩餘，而且拖了一身債。現在工作是開始了，工錢可很低，一天也不過一毛錢。遠處比較幸福的國家的工人們不會相信人們靠這麼一點點收入就可以活命。可是他們甚至像餓狗般挨着餓的當兒，還要從這麼個數目裏擠出一點錢來還債哩。

他不能爲了這樣的飯食去責備女人，因爲她不埋怨，這就是她的美德了……小麥的價格很低，因此地主們不會多給一點工錢。

他嘆了一口氣，於是吃了幾匙湯，他發現湯裏有一兩個糰子時非常高興。這是女人用麵粉做成的，它們漂在深褐色的渾湯裏，宛如古代的軟體動物。

這男人名叫約翰·吉希。他的姓名最簡短，可是他也最貧窮。貧窮緊跟在他後面，就像正在遙遠的東方越來越黯淡下去的黃昏的影子一樣。

他磨着牙開始吃了。永遠是這個湯。上午是湯，晚晌是湯，他回到家裏還是湯。

『要是我算一算我一生吃過多少湯，』他說，『要是把我吃過的湯都傾倒在一個桶裏……啊，哼……就找不到那麼大的木桶去盛它，就是在伊格爾●大主教的酒窖裏也找不到這樣的大桶啊。』

女人不搭腔。她心不在焉地瞟着年輕的伯爵，他正站在那裏跟男人們講話。

工人們零散地坐在地上吃飯，大夥兒都躲躲閃閃地捧着女人們送來的罐子。因爲他們的飯食都很可憐，值不得一提啊。每個人俯首在他們的土罐上，一齊在吃着。

「你捎點水來了沒有？」約翰·吉希問。

「沒有。」

「爲什麼沒有？」

「唔，你早晨捎了一些來啦……」

「捎來一升水，是的，可是現在已經一滴也不剩啦。」

「你幹麼喝光了？」

「我幹麼都喝了？……難道我連水也非省不可嗎？」

女人沉思片刻，接着說：

「那麼，我去弄點來吧。」

「快去。」

她把瓶子從口袋裏掏出來，口袋裏除了一塊麵包以外什麼也沒有了。這塊麵包，她也掏了出來，把它遞給她男人。

「吃了這個吧。」

「吃嗎？……要是我吃了它，就吃絕了。」

「你爲什麼要爲這個餓死呢？」

「爲什麼要餓死？……這種話，一個女人是容易說的。這說明你從來沒有當過兵……在我當兵的時候，誰吃了最後一罐頭東西就被懸空地吊在一棵樹上，一吊就是幾個鐘頭。要是那時正在打仗，